

太原城傳奇



——李慈心——

一花的國度

那地方在哪裏，根本不知道。一片茫茫無際的原野，太陽尚未升起；風吹著，如天星海沙般無以計數的血紅罌粟花，波浪般的搖動著前後左右包圍著自己的是花，搖動著好像是華麗的炎紅的波浪。（——我怎麼會在這裏？）寶兒呆呆地站著，附近連個人影也沒有。猛然被眼前一輪絢麗的東西所吸引，正想伸手去摸的時候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叫「寶兒！」的聲音。多清脆愉快的聲音！寶兒慌慌張張又帶急切地再一次看看四周圍。

「醒來了嗎？寶兒！」從腳下突然有一道白煙升上來。被風吹得旋轉的白煙，立刻濛濛地遮蔽了四周。剎那間，出現了一位美女！「您是誰？」寶兒睜大著眼，目瞪口呆地站著。寶兒是個尚未失去做夢嗜好的十九歲少女。「我是九天玄女娘娘！」美女嫣然一笑。高大的身影，雪白的肌膚；寶兒目不轉眼地注視著她

。「啊？九天玄女娘娘。是不是常被畫在圖上的天界仙女？」美女默默地點頭。寶兒又急忙問說：「那麼，是您帶我到這裏來的了？」「是的，妳從今天起就是我的徒弟了。」說完後，玄女靜謐地睜視著寶兒。她的雙眸是那麽般地安祥迷人，經她這麼凝視後，說也奇怪，所有過去的記憶，盡從寶兒的腦中消失了。自己從那裏來，父母做什麼，再也不想起來。

「寶兒，每四十八年我收一個徒弟。妳是開元三十四年丙子之年，子月、子日、子刻生的，是第七十三個被選的徒弟。」「啊？第七十三個？那麼您幾歲了？」「仙女並沒有年齡。快！隨我來！」仙女走在前面，墨粟花左右分開，一條平坦帶碧青的小徑，筆直地通過遠方地平線的另一端；寶兒急忙地跟在後面跑。這時，仙女伸出手來握住寶兒纖細的手；她的手像冰一樣，寶兒覺得自己的手頭麻痺起來了。

應該是走路，但却好像在飛行。不知不覺地，墨粟花的曠野遠拋在背後，指向天空的紫色高峯呈現在眼前。那些高峯受到陽光的照射，從紫色變為濃藍；放射著五彩光芒的雲，畫大圓般的圍繞著山頂飄動著；不斷的聽到令人震耳欲聾的聲音。不久，來到一座用藤編的狹橋前。橋下，遙見黑色的激流衝擊著岩石，捲起片片水花；以及令人眩目的青綠斷崖。玄女忽然放手，像小鳥般輕快地，自己一個人渡橋過去了。對躊躇不敢前進的寶兒，玄女催促著說：「快！」寶兒只好深深吸口氣，拼命踏藤前進。突然橋大大地擺盪，好似要翻筋斗掉下激流中去。玄女雙手交叉站在另一端。瞬間，從山谷間白雲湧了出來，使得視界模糊了；九天玄女娘娘似乎已在橋中間。寶兒哭叫著：「九天玄女娘娘！」雲愈來愈濃，甚至腳都看不清楚。

寶兒以相當大的決心跑了起來，橋向上下的時候，心還碎碎地在亂跳！「您在那裏呢？九天玄女！」回答的只是從雲下面傳來的水聲而已。寶兒摸索著開始走。走了十數步，雲就暗了；高高重疊的樹間，陽光射了進來。突然元氣百倍的寶兒快步地跑起來，但所要尋找的玄女早已不見了。

下坡路的小徑盡頭，矗立著一大斷崖，其下有個岩洞。「九天玄女娘娘！」山谷中迴響著寶兒的呼叫。回音中，好像聽到狐叫的聲音。

二 嚙兮兮的一卷東西

那是一隻白色雌狐，從岩洞的上方凝視著寶兒，然後叫了兩聲。寶兒聽起來，那聲好像是「寶兒，我正在等你呢！」寶兒走進白狐身邊，說：「白狐呀！你知道九天玄女娘娘嗎？」「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妳會到這裏。」狐很輕快地跳過寶兒頭上，落到另一座岩石後面，那地方牡丹花正盛開著。狐咬著一朵鮮紅的花爬到岩石上，「寶兒！來拿這朵花吧！」狐的眼中似乎帶著笑意。「怎麼？不敢拿它？」從右再從左，目測好與狐之間的距離後，寶兒撲了上去。但狐並不逃向兩邊，而跳到更高的赤松的巨木上去了。

牡丹的紅色是那麽耀眼，寶兒真是不甘願，努力爬上斷崖，一脚跨上赤松樹的枝幹。當她爬到樹幹的一半的時候，狐把牠的白肚皮在寶兒的眼前晃了一下，就跳到斷崖上面去了。好勝的寶兒，忘記危險恐懼，抓起樹根和石塊去追白狐；弄得手掌受傷流血，手腕和腳也傷痕纍纍。狐把花故意地在她眼前搖晃，寶兒正想伸手去抓住花的時候，一溜煙地……

狐又不見了！猛地擡頭，看見狐站在西側突出岩石的枯木上。但當她低頭看到下面的時候，渾身不禁冒出冷汗！「飛過來呀！」「我是不會飛的。」「飛呀，妳這膽小鬼！」

寶兒咬緊牙關，舉起雙手，用力踏著岩石跳過去了，而閉上雙眼實在是件大失策；寶兒的雙手並沒有抓到樹枝；翻個筋斗落下谷底去了。這下子，無疑的是粉身碎骨！但她並沒有死，一層有似絨毯的厚苔支持了寶兒；可是她的右膝破裂出血，寶兒昏了過去。

狐看見她暈倒了，就跳下來，把花放下，舔她膝上的傷口；不但止血，連傷也消失了。但寶兒並未甦醒過來。狐轉身用牠多毛的大尾巴，柔和地撫摩著寶兒的臉。寶兒的眼皮漸漸地睜開，又逐漸地恢復了意識。當她雙眼展開時，看見了牡丹花，突然伸手拿起來。「妳可造就，我輸了！」狐說著大笑。寶兒却搖頭說：「不，輸的是我。我不但眼眩而且不能飛呀！」「但是妳看，妳一點兒都沒有受傷啊！妳已經學會飛行之術了，以後只記咒文就可以了。」「咒文？請儘快教我好不好？」狐回答說那是更以後的事。寶兒很失望；既而又問狐說：「狐呀！你怎麼能說人話？」「我是用狐語說，但在妳的耳朵裏就變為人的語言了。」「爲什麼呢？」「因為妳是乖巧的。來！走吧！」狐帶她去的地方，就是剛才的岩洞。狐拿了靈芝和雲母出來，勸寶兒吃。寶兒因爲很餓，所以覺得這些東西甚爲美味。

次晨在谷川旁邊梳頭的時候，寶兒突然被推下河去；由於水流很急，幾乎溺死。喝了不少水後，寶兒才勉強爬上岸。狐在一旁高興的叫「謹慎小心，寶兒成泥菩薩。」第三天，從頭上方掉下塊大石頭，寶兒差點被壓扁；如此的鍛鍊經過兩個月。盛夏的十五夜，在月光下，躺在青苔上的時候，狐拿了一卷東西叫寶



兒讀。古老的黃色紙上到處破損，連一個字都沒有。「要讀什麼地方？」寶兒問狐，但狐早已不在那裏了。不得已，再一次看這沒有字的紙卷。月光愈來愈亮，月亮升至中天了。（——沒有辦法，看也看不懂！）她很灰心地正想把那一卷紙捲起來。

三 鳴響的霹靂

剛好是子時（十二點）。直到方才，寶兒還以為只不過是普通的、髒兮兮的一團紙，突

然間卻出現了朱紅的文字！在月光下，那些字愈來愈鮮紅。寶兒的心急促地跳動著，她睜眼拼命地讀「飛行自在的咒法」、「紙人豆馬的咒法」、「隱身遁法」、「火災清蓮之法」……每一種法皆有其咒語；一邊唸，一邊背下來。如此一直讀到「變錢造米之法」一半時，忽然一切文字消失了。寶兒望著月亮歎息地說：「唉呀！如果早知道的話，快一點讀完就好了。」

不知何時狐已經坐在岩石上了。狐對她說：「這也是命運啊！妳只能得到那些而已。」「我想多看些，明天再讓我看，可以嗎？」「能夠讀那些字一年只有一次，就是今晚子時而已。快！不要在這裏耽擱時間，立刻要出發了。」「要到什麼地方去？」「妳的故鄉啊！」「啊？我誕生的地方？」寶兒覺得莫名其妙，但狐並不回答。

檸檬色的月亮，被重重的雲包圍著。當那些雲無限地展開時，突然雷電交加，紫電如火柱般垂到眼前。「快！」狐說著抓緊寶兒的手，乘著電飛上去了。成千成百的雷在前後左右鳴響，但瞬間也停了。帶著寶兒一直向東走，白狐對著天空叫道：「九天玄女娘娘！按照您所吩咐的，我已完成使命了。」「寶兒！」從天的一角傳出來的聲音說：「不可忘記使用幻術者的戒律！」寶兒很懷念玄女，試圖尋找聲音的來源，這時狐突然在她肩膀上咬了一口。「啊——寶兒慘叫一聲，繼而失去了知覺。醒來時，已經是早晨了。躺在牀上，窗外石榴的花映在她眼睛上；晃動的紅色，使寶兒憶起過去的一切。（——對了！這裏是我的家，有石榴；土牆的那一邊是父親和玄叔的花圃。）忽地寶兒覺得非常想念父親，於是起來走進了庭院中。

「寶兒！妳不是寶兒嗎？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土牆旁鄰家年老的玄叔，一面喊著寶兒，一面流下眼淚。」叔叔！發生了什麼事？」玄叔凝視著寶兒，許久才說：「要問這話的不是妳，是我們呀！三個月前，妳突然失蹤；妳父親以為妳被人拐走了，擔心得不得了！」「我離家那麼久呀！」「記起自己家的事，前些時候在山中和白狐生活的事，寶兒已經忘了一乾二淨了。」好了！好了！能平安回來就好了。我們祈願於仙女廟，真靈啊！」（仙女廟？九天玄女娘娘——）寶兒的腦中似乎想起什麼來了，但總是無法具象化。

「妳回來了，但現在可煩惱的是妳父親的事情了。」老玄叔說著，前額的皺紋似乎更深。「父親？他老人家出了什麼事？」因為妳沒有回來，他天天恍惚惚地。本來，倒也是無所謂的，但問題是有天挑花到城裏賣，歸途與總管王武安相撞而被捕了。「啊！與虎狼王呀！」寶兒一聽，差點就嚇破膽了！總管是在這太原一帶最有權力的，聽到他的名字，連正在哭叫的小孩都會立刻安靜下來；所以人人稱呼為虎狼王。冒犯了虎狼王，其後果可想而知。老玄叔傷心的說：「目前的消息，恐怕在十天內會被斬首。」

四 虎狼王

「什麼？赦免那老頭的生命？」拜伏在自己眼前的是料想不到的絕世美人，因此虎狼王心中拼命地計劃著。「妳懇求我赦免他是可以的！只是說，妳敢來求他的命，那麼妳一定有相當的覺悟囉？」「……這怎麼說？」寶兒恐懼地擡起頭來問。「妳要聽我的，是不是？」「那要看是什麼事而定。」「嫁給我！」「我和父親相依為命，這一點無法聽您的……」「那麼，你是要我無條件釋放他了？」虎狼

王的眼中閃爍著冷酷。「其他的事，我都可以……」「不行！其他妳有一點可取，錢嗎？我讓妳了解自己的是如何的懦弱無能；來人啊！」虎狼王叫部下將老榕伯帶下來。老榕伯的脖子被重重的板枷鎖著，雙手反綁，從他削陷的雙頰，可知他是如何地受盡折磨。

無力氣地把屁股落在地板上，看著可恨的總管；忽然老榕伯看見總管旁邊的女人。「妳是寶兒！」頓時一抹亮光現出於他的臉上；寶兒也站了起來。看了兩人的表情，虎狼王叫部下解開繩索。

「寶兒！如果妳不答應，我就砍斷這個人的小指，怎麼樣？」——「卑鄙的小人！」——「哼！那是妳的回答？砍！」立刻父親的左手小指頭被差官砍了下來。鮮紅的血噴濺了一地。老榕伯激昂地喊道：「殺吧！趕快殺呀！寶兒，

千萬不要屈服！」——「老頭！我不那麼簡單地殺掉你。寶兒——，再砍下他一隻手指吧？或者讓他永不能再看到妳；挖他的眼睛吧？」——「總管大人！」寶兒叫著，把雙手掩在臉上。喊著的父親被拉走後，寶兒蒼白如紙地走向前，說：「我如果答應，您就被免他嗎？」——「是的，他立刻可以從獄中出來。」寶兒無力地點頭；拾起地上的那隻小指頭，放在懷中。「哈哈！好！好！就這樣決定。那邊有浴室，好好去化粧，不要哭喪著臉。」

浴室是極其華麗的。寶兒由侍女們服侍著，浸浴在暖水之中。「我來替妳擦背。」說著，侍女把水灑在寶兒身上。之後，侍女拿布擦她的背。「噯呀！真漂亮！好像是墨粟花一樣！」——「廿？」——「這個痣是——？」——「痣？」——「難道妳自己不知道嗎？」侍女覺得很好笑，於

是拿面小鏡子照她肩上的痣。（——啊！被白狐咬的傷痕呀！）然後，如同纏繞在一起的綠團一條條被解開一樣，那三個月間所發生的事情一幕幕地重現在腦海裏。（——噯呀！我怎麼忘了我懂得幻術？）寶兒不知不覺開心地笑了。侍女不知道她為何而笑，卻說「妳好漂亮。妳真是個幸運兒，一定會被寵愛的……」。這些話對寶兒來說，是不具意義的；（——使我敬愛的父親受苦了，可恨的虎狼王！我定想法對付他。）寶兒一直盤算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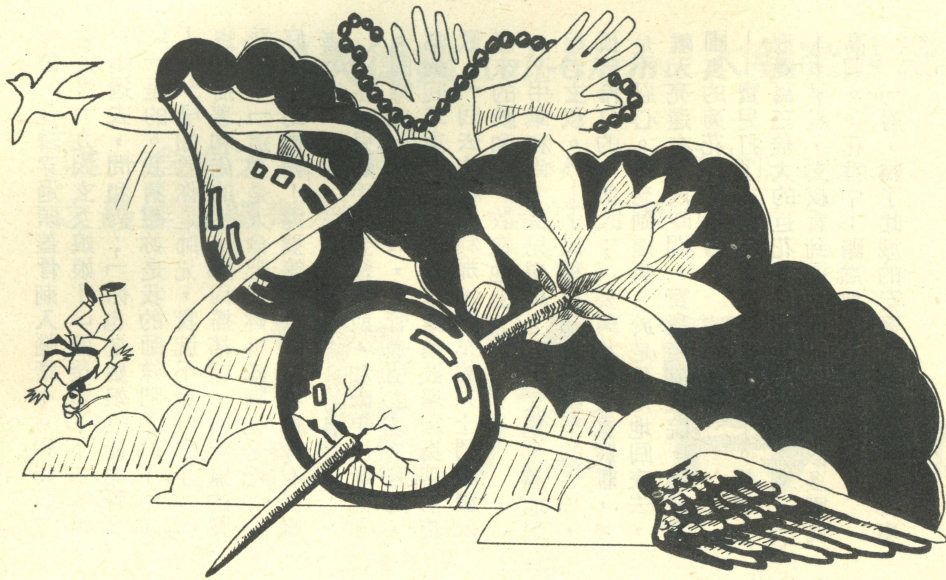
五 麟的竹掃帚

等不及半夜，虎狼王就開了門。看見寶兒熟睡的臉，（睡得好！寶兒！）他立刻躺在旁邊。瞧著身邊漂亮的女孩子，虎狼王心中思忖道——好！不讓妳跑掉了。妳和我在一起也是命運呀！然而隔了許久，「寶兒，妳怎麼不說話呀？」說著，虎狼王抱著寶兒，想用力拖過來。利時，女孩的體重消失了，仔細一看，睡在牀上的並不是寶兒，而是很麟的一隻竹掃帚。「有——有沒有人在啊？——」虎狼王大吼。「您叫我嗎？」有侍女應答道。「快！趕快帶和尙來！燈善和尙！」

不久，有個豐采飽滿的和尙，不聲不響地走進來。總管能以虎狼王稱霸，是靠他的參謀燈善和尙而來的。和尙雖年逾七十，但看起來不過四十歲左右。

虎狼王用發抖著的手，指著竹掃帚說：「和尙，寶兒一定是使幻術者；你看這個！」和尙看了竹掃帚後，呻吟地說：「天的秘冊呀！」「天的？」——「幻術有天罡三十六變化，地煞七十二變化。而能把竹掃帚變為女人的，可能是天的秘冊中的幻術，我所學的地的秘冊中並沒有它。」——「天與地，那一種較強？」——「我不





知道。勝敗是時運。不管怎麼說，對方相當不易對付倒是實實。」

「殺吧！不管她躲在那裏，立刻找出來，把她殺掉！」由於憤怒青筋不停地動著的虎狼王，大聲地叫著。「拿她父親做餌，誘她回來，不就很容易了？」想了想，他心生此計。「只是那個老人，恐怕已經不在牢中囉！」「糟！趕快追殺！」但和尚並沒有立刻出去，而下

到黝暗的庭院中拔草；一根，再一根。「幹什麼？和尚！」虎狼王不耐煩地吼着。和尚抓著草，慢慢地轉過身來，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恐怕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。——我是以我的生命去做賭注的！」

沒有月亮。夜空中有不少的星子，像沙般分散著。望著發亮的星星，在城邊偏僻的鴻雁寺的十二層塔頂上，寶兒與父親並肩而坐。「父親，您沒事吧！那根指頭還痛嗎？」「痛；那是無所謂的。我是怕你被壞人搶去而覺得痛苦。」「父親，讓我看一下吧！」寶兒從懷中拿出那根小指，舔舔口水，小心地附在傷口上；吹了一口氣，手指完全復原了！「父親，您摸摸看！」「啊！有指頭了！怎麼搞的？」「我用幻術。」父親驚奇萬分的說：「飛行術也好，指頭術也好，妳真學了不可思議的幻術！有如此的能力，在這世界上該是什麼都不怕的；要懲罰虎狼王也沒有問題吧！寶兒，妳說是不是？」「但是我並不想和他爭執。」「那麼，妳為什麼學習幻術？」「為什麼？我也不知道呀！」

六 鬪法鴻雁寺

說著，從寶兒眼前，由上而下，斜飛來了三顆流星；紅紅地燃燒著繼而消失於天際。寶兒頓時變了臉色。「父親，可能追捕的人來了，不管發生任何事情，無論如何請您不要離開這裏。」她話沒說完，已經聽到有如破鐘般的大聲音，嚷道：「小女孩！在何處！」

寶兒從懷中拿出紙，用手撕碎；說：「需要豆子！如果有豆子就好了……」「什麼？豆子？」「普通的豆子我這裏有，在牢中吃剩的。」寶兒拿了豆子放在懷中，呼叫白雲，往地面飛下去了。

下到六層塔的地方，遇到乘黑雲由地面而上來的燈善和尚。「小女孩，納命來！」一見面，和尚隨即舉手放出鱗光，繼續又投了三支短劍來。寶兒措手不及，險些喪命於短劍之下；趕緊利用從白狐那邊學來的輕身法，跳過和尚的頭下，落到地上。

和尚一見這招失敗，立刻拿出一個小小的紅葫蘆，口朝向寶兒，叫「出來！」說完，噴出一團猛烈的火光，對準寶兒射來，寶兒立刻變為一座青銅的蓮花。火燃燒了整片草，但無法融解蓮花。和尚很生氣，折樹枝變成斧頭。當和尚舉起刀斧，正欲砍下的瞬間，寶兒變為紅雀，飛入夜空中。

「等一等，卑鄙的小人！」和尚連忙變鷹鳥去追紅雀。繞塔數匝，塔受這劇烈的追與被追的餘波，像遭到地震侵襲，不停地搖動。在塔頂上的老榕伯嚇得直發抖，這時鷹突然飛過去，用嘴咬住老榕伯的衣襟，向高空猛衝，而後把老人扔出。「寶兒！」老人喊了一聲，頭朝下一直墮下去。三十公尺——剩下十公尺——；眼看著就要和大地撞個粉身碎骨。利時，寶兒出現原形，用朶白雲接住他。「父親，您先坐這個逃走吧！」她從懷中拿出一粒豆子，丟出變成一匹馬。「到什麼地方去？」父親在馬背上問。「馬停腳的地方為止，父親，您去吧！」馬立刻凌空而去。

和尚不再追了，也降落到地上變回原形。和尚丟了八十個草束，喊「變！」，一束束的草變為二公尺高的士兵，手持武器喚出殺聲，向寶兒攻擊。這時寶兒不慌不忙地把撕碎的紙吹散，再撒豆子。紙變為二百個士兵，豆變為馬；其中有三十個人騎馬向和尚的軍隊突進，並包圍了他們。寶兒的士兵的軍旗在夜風中飄揚著；和尚見狀就慌張起來。在這一瞬間，和尚果然露了破綻；寶兒向他腦袋中央丟了一隻

金簪，金簪穿過頭蓋骨刺入腦漿中。和尚站著大叫：「九天玄女娘娘！」而後倒了下去。寶兒跑過去，問和尚：「你也是娘娘的徒弟呀？」

「是的。我猜想妳是我的師妹吧？真了不起！」

「早知道你是師兄，我就不會殺你了。」

寶兒搖著和尚的手，和尚搖搖頭，用無氣的聲音說：「這也是天命吧！妳叫做寶兒是嗎？好好愛惜幻術喔！還要等四十八年我們才有後繼者。」

在寶兒動手拔金簪之前，和尚早已斷氣了。同時和尚所變的兵，不管是活的或是死的，都變回草束；而寶兒的軍隊鳴鼓擊劍奏著凱旋歌。「回去！」一刹那，寶兒的兵士們也變成原來的紙和豆，散在地上。

弔畢和尚，寶兒想馬上去找父親，忽地想起老玄叔。（——以種花為唯一娛樂的老伯，孤苦伶仃的一個人；又要與我們父女別離，真是不忍心。）想到這裏，於是急忙地回家去，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。寶兒走到底院，瞧見花園裏的菊花正開放著。

——寶兒打了井水，含水噴在菊花上。菊花立刻變為三倍的巨花，且放出芬芳的香氣。（——早晨，玄叔看到這些大花，不知該多麼高興。）花香中；黯然而與老家告別。

「對，爲了此城的安寧，我還得做一件事！」

七 真正的幸福在地上

等燈善和尚勝利回來的虎狼王，等得不耐煩，終於伏在案上假寐。迷糊中突然被人抓著衣襟拎了起來：「誰？誰呀？」他雖然拼命掙扎，但一點兒用處都沒有；虎狼王連頭也無法轉動，心裏慌張得不知所措時，猛然被拉倒到後面。「啊？——是，是寶兒！」虎狼王想撲

上寶兒，但頃刻間撲上的姿態變為僵硬直。「你；你要把我怎樣？」「帶你去個好地方。」

「不放開我！求求妳，放開我——」虎狼王正想叫，但連聲音也無法發出來了。

寶兒抱著如木頭一樣，連動都不能動的虎狼王，從城堡窗口飛入夜空中。虎狼王由於恐怖驚慌，呼吸快要窒息，他想閉上眼，但連眼睛也不能閉上。「你害怕嗎？馬上到了。我不會砍你的指頭或凌辱你；只是在景色非常好的地方，讓你好欣賞罷了。」說著，他們已經到達雁鴻寺的塔上。

虎狼王被放置在塔頂上，腳落在瓦上；他的手足解除了僵直，也可以說話了。「救命呀！」他爬在屋頂的瓦上，拼命的叫喚著；但聲音馬上被呼嘯的晨風奪走。假使真有人聽到他的聲音，到底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救他下來？

想到這一點，虎狼王不禁打個寒顫，全身毛骨悚然。

寶兒理都不理，乘著雲投東北走，不知何時天已經亮了。寶兒越過巍峨的群山，渡過黃河，飛過曠野，很快地出到渤海來。遠遠瞧見父親坐在波浪拍擊的岬岩上，她從雲上朝下面揮手，父親也揮手迎她。「妳遲遲不來，真令人擔心！那個恐怖的胖和尚怎麼了？」「已經死了。現在全城大概大騷動了。」父親又問：「妳的幻術有如此無法測度的法力，爲什麼要逃到這麼遠的地方來？」「我想從地極升到天上。一起去吧！娘娘一定准許我們住在天上的。」

寶兒仰望晴空，唸了幾句咒語，一朵白雲被吸引過來，落在他們的腳邊。

父女兩人一起坐上雲，雲開始向青空爬升。海，無際地在腳下展開。被一半島包圍的渤海琉璃鏡般閃亮。「天上和我們住的地方一樣嗎？」父親又問。「父親，我想帶你到天上去，是因為天上的生活沒有任何慾念、紛爭，也

不必就心有像虎狼王那樣的人，或者爲衣食憂慮。這樣的生活，豈不是很好？」

「這麼說，地上的生活不如幻術了？」

「我想使您生活愉快，所以我們一起到天上。因爲在地上我會失去幻術；那樣，我們就得過窮苦的生活了。如果能生活在天上，像這般晴天，我們就可以在海上散步；這不知有多好！」

「妳簡直活在夢中——那是一種什麼雲啦。霧啦的世界！不管那是多麼辛苦或艱難，我還是要在地上生活；我不到沒有感情、喜怒哀樂的天上去。妳一個人去好了，我要回地面上！」

「父親，我是爲了您的安全與幸福。」

「不，真正的愛以及幸福只能在天上結成。好了，讓我下去吧！」

突然父親從寶兒手中擺脫，縱身跳了下去！

「啊？父親！」寶兒嚇了一跳，立刻抓起一塊雲丟下去。雲如子彈般急馳下去，把父親撈起來；但卻違反寶兒的意志，靜靜地搖搖擺擺下降了。

寶兒停雲注視著一切；目送父親遠走後，熱淚奪眶而出。真珠般的淚串，掩蔽了視界；父親和雲都不見了。「等一等，父親；我還是在您的身邊呀！」說著，寶兒瘋狂似的追了下去。

陽光依然照射在渤海上，水面波光粼粼；幾隻海鳥悠閒地兜著圓圈。沙灘一如往昔的保持著緘默，任憑一波及一波的潮水，在它身上伏漲落，起伏漲落。

獻給我的父親

a good story-maker, and
always be